

<<羊群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羊群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79885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79889

出版时间：2008-7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【加】李彦

页数：350

字数：371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作者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，被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评为“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华人写作群”中的代表人物。

本书收录了其8篇小说、散文和诗歌，其中《嫁得西风》被誉为海外移民女性文学的代表作，被多伦多大学东亚系选为指定文学读物，成功闯入北美主流文坛。

本书收录了旅加女作家、女学者李彦近年来的一些小说。

表面看来，李彦的小说既没有什么曲婉的叙事，又没有堪称奇绝的情节，大都是截取人生一段平常事，素描生活某些小场景，淳朴得像是人生纪实，本色得如同生活本身，但读过之后，却让你有芒刺在背或骨鲠在喉的感觉，引动你从作品的故事想开去，寻味有关人性的悄然变异，人生的命运沉浮等诸种深邃而悠远的问题。

那种感染力会让你久久地回味，感觉到作者已将自己融化在作品中，是在用心灵去阐述故事……这可能是李彦小说的主要贡献，也是她高屋建瓴，独树一帜的文学标识。

<<羊群>>

作者简介

李彦，北京人，曾任记者、翻译。

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。

1996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。

现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、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。

1985年开始发表中英文作品。

英文长篇小说《红浮萍》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。

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嫁得西风》，中短篇小说《羊群》、《故园》、《姚家岭》、《毛太和她的同学们》、《忘年》等。

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“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”。

2003年起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。

<<羊群>>

书籍目录

代序：高屋建瓴，独树一帜——读李彦的小说中篇小说 羊群短篇小说 毛太和她的同学们 杏树岭 地久天长散文 忘年 宝岛印象诗 重逢长篇小说 嫁得西风附录 时代的气息 经典的美感——读李彦的作品 从《红浮萍》到《嫁得西风》——读加拿大女作家李彦的中、英文小说 李彦：写作使我的心灵获得平静 李彦：中英文轮番上阵，讲述中国故事后记

<<羊群>>

章节摘录

中篇小说 羊群 1. 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。

可这是洋人的地面儿，一切只能从简。

晚餐就吃家乡饭，羊肉泡馍。

虽说这里的羊肉不能跟中国的比，太膻，但大碗里漂了一层鲜红的辣椒油，翠绿的香菜末儿，也就压下去那股子腥臊味儿了。

杨玉清伸长细脖子，伏在碗上，吸溜吸溜快活地吞咽着。

“赶紧吃吧！”

等会儿牧师就来了！

”见妻子仍在忙碌，他抬起脸提醒道。

牛红梅端起碗，才扒了两口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

“对啦，还有个事，得商量一下。

咱买下这房，钱更紧了。

以后做奉献，该减少点了吧？”

杨玉清将一片羊肉塞入口中，细细嚼着，没马上回答。

基督徒有奉献义务，做礼拜时要捐钱，数目多寡，全凭自觉。

若按《圣经》中要求，应将十分之一的收入献出才对。

可他们夫妇收入不高，又要供养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，因此一直未达到这个标准，加上新近才买了一所房子，连要维持原来的奉献数目，都会使本已拮据的生活，似雪上加霜。

牛红梅见丈夫沉默不语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就不信，那些有钱的台湾人，真的都献了十分之一！”

”杨玉清用手背擦掉鼻尖上渗出的细汗，才慢条斯理开口道：“献多献少，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交流。

谁表现如何，神那里都清楚。

”牛红梅已三口两口吃完，匆匆撂下碗筷，动手收拾起客厅来。

先将茶几上乱摊着的杂物清理掉。

靠墙摆着的长沙发，是从路边捡回的，弹簧老化失灵，人坐下去要想再起来，可得费点劲。

灰色面料也太陈旧，用一大幅天蓝色尼龙窗帘把沙发从头到脚罩住，看上去便亮堂了许多。

牛红梅暗自思量，这沙发也实在太寒酸，若手头宽松些，就该先换了它，然后再添几件像样的家具。

乳白色的落地灯倒还雅致，但四十瓦的灯泡，略嫌昏暗，翻出只一百瓦的临时换上。

墙上的温度控制器，也顺手调高它几度。

刚拿起梳子整理烫成小卷的披肩发，门铃便响了。

镜子中再瞄一眼，柳眉入鬓，凤目斜挑。

可惜岁月不饶人，鬓边已滋出几根耀眼的银丝，年来视力也骤然下降，方才切个肉丝，都须眯细了眼，才瞧得准刀口。

“哎呀，牧师，你可是稀客哟！”

”牛红梅朗声笑着拉开门，迎面卷入一股夹着雪花的冷风。

下午接到牧师要来家访的电话，夫妇二人便估计，他定是前来祝贺他们乔迁之喜的。

红光满面的朱牧师微笑着，厚实的身躯便深深陷入沙发。

他是香港人，讲起国语来，除了常挂嘴边的几句祈祷词外，别的却像两岁孩子学话。

为了沟通，今天他特意邀了教会中的长老侯教授作陪。

侯教授虽然来自台湾，但因娶了广东籍妻子，能听懂广东话，所以常替朱牧师充当翻译。

近两年，从中国大陆赴加的新移民源源不绝，到达枫城不久，许多人便投奔到华人基督堂的十字架下。

眼见得操国语者人数剧增，已经打乱了教堂里长期由广东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。

前晚开会，几个长老一致认为，根据新形势，应该启用大陆移民加入领导层才对。

二人今晚踏雪来访，旨在敦请杨玉清接受“长老”的提名。

<<羊群>>

寒暄过后，待来客讲出此行目的，主人夫妇很觉出乎意料。杨玉清五十出头了，做了几十年书呆子，还是头回遇到有人请他当“官”，心里翻腾，面上却仍端了知识分子的矜持，清清喉咙，正正神色，才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说道：“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很感激。

但是哩，我皈依基督的时间不长，灵命还浅，恐怕会辜负大家的厚望……”朱牧师见杨玉清推辞，便咧了嘴笑着打断他：“嗨呀，不要讲啦！我知道的，你很好哇……”侯教授也眯了眼笑着帮腔：“时间长短，不算数嘛！有人听了一辈子讲道，灵命就是跟不上去。你进步很快，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”

牛红梅给来客一斟上茶水，才拽了把椅子坐到丈夫身旁，拿起小刀削苹果皮。“我说啊，你们可是挑错人啦！老杨笨嘴拙舌的，哪能胜任长老的要职啊！”

话虽这样说，牛红梅却掩饰不住心头喜悦。二三百人的教会中，长老的位置屈指可数，唯有灵命深，根基厚者，方可当选。这种职位向来为港台移民所垄断，老杨若非德高望重，岂能从众多大陆移民中脱颖而出呢！然而，牛红梅又不太情愿丈夫接受长老提名。老杨虽然做到了博士后，但工作难找，如今隐瞒了学历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公司里寻到一个技术员的位置，薪金不高，位置不稳，整天要看老板脸色，哪有精力多管闲事呢！

她自己呢，虽然有的是空闲，但想在教会里谋个职，也非易事。都笑大陆如今有局级和尚、处级尼姑之说，这教会里，还不是也分着三六九等！主任牧师和副牧师，年薪数万还不用交税，但必得是神学院毕业生且为男性方可，她是连门儿也没有。

秘书的职位，倒是不论学历，钱也不少拿。可这种好差事，多少双眼睛盯着，得凭关系。大陆移民根基浅，哪里轮得上？至于长老呢，先不说那是个有名无利的头衔了，身为女性，连被提名的资格都没有！唯一一个不分男女不讲学历又有报酬的职位，是传道人，只要口才好便可。牛红梅私下的心愿，就是争取将来被委派为传道人。她深信，凭她的才干，多少只迷途的羔羊，也能让她牵到主的脚下！从这点讲，若是老杨当选为长老，在教会里能说得上话，也许会有利于自己的前途发展。

此刻，教会首脑亲自登门礼贤下士，牛红梅颇为兴奋，也想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智学识，给来客留下个与众不同的好印象，一时间便忘了天高地厚。

“对啦，牧师，我还要给你提个意见呢！”

朱牧师一愣，扯平了嘴角。侯教授也觉好奇，侧过脸来静听。

牛红梅放下苹果，拍拍手，挺直腰，一本正经说道：“你每次给大家讲道结束时，都要献上几句祈祷词。你总是说，‘愿上帝的天国早日降临，愿上帝给你们带来恩赐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！’这样说，是错误的！”

说罢一挥手，抿紧薄唇，扬起眉梢，静观牧师反应。

朱牧师脸红了。

他虽贵为牧师，肩负着放牧数百只羊羔的重任，但不过是个三十挂零的年轻人，从神学院毕业后来枫城就职，仅两年有余。因怕人欺他资历浅，平日便总板了面孔，不苟言笑，遇事有意专断，做出老成模样。岂料这个连《圣经》都没通读完的女人，竟敢给他挑刺！

侯教授抿嘴一笑，扭了脸去看墙上一幅红红绿绿的斗鸡图。内心深处，他对朱牧师也不满。

<<羊群>>

眼下教会里聚了百多名讲国语的信徒，却没个讲国语的牧师。

按照编制，本堂完全可以聘用一位副牧师。

然而几位长老先后推荐了数位申请者，却不问青红皂白，一概遭朱牧师否决，他还声称用不着多此一举，自己可以学讲国语。

咳，纯属嫉贤妒能嘛！

大家怕伤和气，只能装傻。

也只有牛红梅这种人，才会去捅马蜂窝！

杨玉清虽未做声，脚趾头却不安地在地毯上来回挠搓。

他心里也赞同妻子的说法，可是当众鸣放，一点面子不给人家留，毕竟欠妥。

短短几秒钟，朱牧师已恢复了镇静，他梗着脖子用艰涩的国语争辩道：“我没有错哇！

《圣经》上，是那样讲的！

‘愿上帝常与你们众人同在’……” “嘿嘿！”

”牛红梅眯眼一笑，抬起下颌，拉长声音道：“为什么说你错呢？

听我细细讲给你听吧！

的确，《圣经》上是那样说的。

可《圣经》上那样讲，是因为那是记录了耶稣的原话。

耶稣是谁？

他是神，是与上帝一体的！

他有权力那样讲，你有吗？

你朱牧师，不过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凡人呀！

你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上？

你应当说‘愿上帝给我们带来恩赐，与我们同在’才对！

”朱牧师不服气，情急之下，换了广东话，滔滔不绝起来。

牛红梅一句也听不懂，着急地追问：“你说什么？

你慢点说呀！

”杨玉清在旁连连摇头，示意妻子罢休。

侯教授灵机一动，想出个借口，拿出来打岔：“对啦，杨弟兄，现在教会里有这么多新来的慕道者，你看，能不能找时间，来个现身说法，用你信主的生动事例，启发一下大家呢？

”杨玉清对自己的口才缺乏信心，连连推辞。

牛红梅见状着急，回过头来鼓励他道：“怎么不行？

你的口才，比多伦多请来的那些传道人一点不差！

即使说不全，也还有我做补充嘛！

”说完，又转头对朱牧师接着道，“其实，你讲错的还不只那一句呢，你应当听我一条一条都告诉你

。

”朱牧师还未消气，鼓着嘴不语，白了她一眼，心里暗道：这女人，真是不知自己属老几！

那晚送客出门后，杨玉清嘟囔着，埋怨妻子总爱得罪人。

“主教导我们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要俯就谦卑。

你这样子，哪像是基督徒应有的表现？

”牛红梅正在抬手把温度往低处调。

丈夫是个书呆子，哪能什么都跟他讲。

她随口辩道：“咱们既然信了主，对人就要真诚！

给牧师提意见，也是为了教会的发展壮大嘛！

” 2. 星期天的布道结束后，恰逢每月一次的“免费午餐”。

今日到场的人数颇多，许多都是新面孔，拉家带口前来聚会，熙熙攘攘挤满了教堂地下室大厅。

长桌上摆了几大盆热气腾腾的洋葱炒饭、豆芽炒面、什锦蔬菜、油炸鸡块，外加冷热饮料，均为几个开餐馆的教徒所奉献。

牛红梅跑前跑后张罗着，一面带领老教徒摆放桌椅，一面热情招呼新来乍到行动拘谨者。

<<羊群>>

待大部分人排队取了饭菜，找座位坐下后，她才盛了两盘炒面，寻觅丈夫。

在大厅一角瞥见了杨玉清瘦高的身影。

他正摆动着双手，对一个粗眉大眼，面色赤红的矮壮青年说话。

牛红梅凑过去，注意到那个听他说话的青年，显然心不在焉，只应付着点头，却又不好意思走开，目光总往桌上的饭菜那边溜。

她及时打断了丈夫冗长的演说。

“老杨，先吃吧，吃饱了再讲！”

片刻后，矮壮青年端着盛得满满的盘子，来到牛红梅对面坐下，捏了块鸡腿大口啃起来。

牛红梅见了，忙伸出手阻止他。

“先别吃，还没谢恩哪！”

矮壮青年停住咀嚼，四面望望，才发现周围人只是谈笑，尚未动手。

他不好意思地自嘲道：“一到星期天，我就睡懒觉，到现在还饿着肚皮呢！”

听他口音，似是南方人，牛红梅正欲询问，却听朱牧师洪亮的嗓音响彻了大厅。

矮壮青年照牛红梅模样，将手端放膝上，垂了头，听朱牧师向上帝发出谢饭词。

杨玉清喝了口饮料，便为妻子介绍那矮壮青年。

他叫马立新，正在枫城大学读博士学位。

枫城虽是个小城，但聚集着三所大学，每年都有好几百中国人来此读研究生。

这些年中国富裕了，缴着高昂学费读本科的学生也人数大增。

牛红梅打量马立新，看他也有三十出头的样子了，便关心地问他成家了没有。

马立新眼睛躲闪着，露出些许尴尬，叹了口气，盯着手中筷子说：“我们，前不久才分手。”

牛红梅马上猜到，他定是心情郁闷，才来教会散心的。

正待打听个仔细，杨玉清在桌子下面悄悄碰了她的腿一下，及时转移了话题：“如今国内形势，让人揪心哪，福音传播不开，各种邪教却四处泛滥。

刚才小马说，他家乡闽东一带的老百姓，如今都信什么天道教！”

牛红梅好奇地问：“天道教？”

我怎么没听说过？

这是信的哪路神仙？

马立新回道：“济公、观音、关公、妈祖，都供啦！”

牛红梅连忙用手捂住嘴，才没将饭菜喷出。

马立新解释道：“你别笑。

老百姓也是精神苦闷，有病乱投医嘛！”

牛红梅将口中未嚼烂的胡萝卜匆忙咽下，正色道：“那些都不是真神！”

真神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。

马立新反驳道：“可我们中国人，当然还是看着黄皮肤黑头发的神更顺眼啦，洋人的神嘛，总觉得别扭！”

牛红梅放下筷子，准备好好开导他一番。

“在国内，人人要依靠组织，在国外，各种各样的团体五花八门，但只有教会才是真正能帮助你的地方！”

枫城不大，华人仅数千之众，历史最为悠久且人多势众的组织，当属“中华会馆”，馆员多为广东籍移民，祖先在百多年前便来异邦开办餐馆洗衣房。

逢年过节，舞狮子赛龙舟，卖小吃唱大戏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全靠这些人张罗。

七十年代，从台湾来了群士大夫阶层人物，“知鹤轩”应运而生，号称“华人精英”团体，只接受在北美获得高级职称者。

不想“精英”二字惹恼了另一拨人，从此仙鹤们聚会进餐，竟难以在枫城找到一家坐得安稳的中餐馆。

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以职业女性为主的“兰馨园”，园内环绕着一群衣香鬓影的白领丽人；有专收祖籍台湾人士的“台协”，连在岛上出生的外省籍后代也拒纳；至于大陆来的呢？

<<羊群>>

也分了四五个组织，各行其是。

牛红梅将华人各个山头介绍了一遍，然后声言，这些团体，没有一处胜得过基督教堂，此处不分党派，收罗八方好汉，全无门户偏见。

大陆闹水灾，台湾闹地震，大家都一样掏腰包搞捐献。

这里正谈得热闹，却见侯教授慌慌张张地朝他们走过来。

“杨弟兄，牛姐妹，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一下！”

他坐到两人身旁，“你家里有没有空房出租？”

能不能让毛小鹰和她儿子暂时住一段？”

“毛小鹰？”

她怎么啦？”

牛红梅脑子一转，才想起有两三个星期没见那个白白净净的苏州女人来教会了。

3. 毛小鹰一年前带着五岁的儿子来加，与丈夫团聚。

没想到四年不见，本就生性粗鲁的丈夫变得更加浑不讲理了。

男人在一家小公司做电脑程序员，钱虽不多，但也够用，可去食品店购物，从不许毛小鹰挑选可口的蔬果，只准买胡萝卜、土豆洋白菜这类便宜货。

若是毛小鹰自做主张为儿子拿了什么新鲜吃食，他必得扔回架子上去。

对自己呢，他可不亏着！

好几十元一瓶的白兰地，两顿就喝光，高档皮鞋一双不可心再来一双，色情录影带一盘接一盘租来看，从不吝惜。

儿子下飞机后，倒不过来时差，晚上不睡，挨他一顿揍。

儿子出水痘，夜里痒得哭啼，他嫌扰了他梦境，将母子俩撵到客厅沙发上睡。

隔了门还是能听到哭声，冲进客厅又是一顿老拳。

毛小鹰出国来一时找不到工作，要靠他养活，他觉得吃了亏，便整日骂骂咧咧，将她当老妈子使唤。

他在家中横草不拿竖草不沾，每日上班要穿熨烫笔挺的衣裤，还规定三餐定点准时开饭，且必有荤腥。

稍有差池，就掀饭桌，上拳脚。

新移民在国外，没有七姑八姨的亲戚可以走动。

毛小鹰这里，无人帮她出气，只有忍气吞声受着。

后来侯教授听说了毛小鹰的难处，恰好他系里的生物实验室要聘一名杀母老鼠的实验员，便为她说情，谋得此职。

月薪虽仅一千元，且每月发工资次日，男人便催她交出四百食宿费，但好赖还有剩余的六百元可供她自由支配。

毛小鹰对侯教授感激涕零，星期天便常跟了他去教会听布道，去教会就像回娘家一样。

苦大仇深的人，最易接受主的救恩。

前不久过圣诞节时，便决了志，表了态。

那男人自始至终反对她去教会，嫌她去那里浪费时间，耽误了给他做饭。

毛小鹰决志的前夜，男人在家摔盘子打碗，差点连电视也砸了，折腾了一宿，逼她悬崖勒马。

可毛小鹰信主的意志已决，再说新近有了组织依靠，硬是挺了过来。

天亮后擦干泪水仍去了教堂。

然而当天下午回到家，男人就接着折磨她。

身高一米八，体重二百磅的大汉，对付她就像老鹰抓鸡，把她踢倒在地上爬不起来。

儿子哭着要拉妈妈起来，也被他一掌拍在后脑上。

夜深人静时，毛小鹰含泪靠在床头，默默向上帝祈祷。

男人吃完毛小鹰做的饭菜，打着饱嗝走到床边，在她眼皮子下用两手比划了一个下流手势，便开始脱衣裤。

男人每次要上床便打那手势，不曾给过她一个笑脸，一句好话。

她心里委屈，但惧怕男人，从来只迁就顺从。

<<羊群>>

可今非昔比，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忽地一下从床上坐起，瞧了男人道：“告诉你，我已经受够了，不想再做你的便盆！

哪怕你现在把别的女人带回家，我都能接受，只求你别再动我一下！”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